清史稿/卷3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二十五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一百十三

► 卷三百二十七

開泰 阿爾泰 桂林 溫福

開泰

開泰，烏雅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雍正二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九年，遷侍講。上御門，開泰未入侍班，黜令乾清門行走。十三年，复編修。乾隆元年，遷國子監司業。八年，遷祭酒。督江蘇學政。再遷內閣學士。三遷兵部侍郎，仍留學政任。十年，授湖北巡撫。疏言：「社倉較常平尤近於民，而弊亦易滋。湖北社倉穀麥五十二萬石有奇，散在諸鄉，恐多虧缺。應飭道府按部所至，便宜抽驗。」調江西。十三年，又調湖南。疏言：「戶部諮各省常平倉穀，以雍正舊額為準。湖南溢額穀五十五萬餘石，令糶價儲庫。臣維雍正舊額七十餘萬石。湖南夙稱產米，乾隆二年至八年，諸省赴湖南購米，先後計百七十五萬有奇。中間又撥運福建、江蘇。若盡糶溢額之穀，遇本省需用或鄰疆告糴，必致倉儲缺額，買補不易。」疏上，以留心積貯嘉之。十五年，有壽掄元者，自言南河同知，赴湖南採木，布政使孫灝諭永州府為料理。尋得其詐偽狀，開泰以聞，但言灝殊為未諳。上以灝瞻徇，何得但言未諳，知為開泰門生，斥其徇庇，下吏部嚴議，議奪官，命留任。尋調貴州。十八年，疏言：「古州募軍屯田，戶上田六畝，中田八畝，下田十畝。今食指日多，生計艱難，請準屯戶入伍充兵。」許之。擢湖廣總督，加太子少傅。

二十年，調四川。金川土司莎羅奔與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初為婚媾，繼乃相怨構兵。

旁近綽斯甲布、鄂克什、雜穀、巴旺、丹壩、明正、章谷、小金川諸土司皆不直莎羅奔。二十三年，莎羅奔攻吉地。吉地，色楞敦多布所居寨也。開泰與提督岳鍾琪檄游擊楊青、都司夏尚德等率兵分屯章谷、泰宁，令鄂克什、雜穀援革布什咱，攻金川，莎羅奔引退。尋復攻破吉地，色楞敦多布走泰宁求援，開泰复檄諸土司出兵助之，調雜穀土練千人分屯丹壩、章谷、泰宁，發黎、雅、峨邊兵屯打箭爐，諭郎卡撤兵。郎卡，莎羅奔從子，為副酋，主兵事者也。事聞，上謂：「番目相攻，於打箭爐何與？」疑郎卡擾邊，命開泰具實覆奏。開泰尋疏報章谷、巴旺土兵擊敗金川，莎羅奔焚吉地走，盡复革布什咱境，留綽斯甲布、明正兩土司兵分守之，使色楞敦多布歸寨。上諭曰：「番民挾仇攻擊，不必繩以內地官法。宜以番攻番，處以靜鎮。」旋加太子太保。二十四年，松潘鎮總兵楊朝棟入覲，開泰與鍾琪奏朝棟衰老，難期勝任。上責開泰何以不先奏，下吏部議，奪官，命仍留任。

二十七年，莎羅奔死，郎卡應襲。例，土司承襲，鄰封諸土司具結。開泰以郎卡與諸土司皆不協，令毋取結，疏聞，上許之，命嚴諭郎卡知恩守法。未幾，郎卡侵丹壩，取所屬瑪讓，開泰檄綽斯甲布往援，使守備溫欽等赴金川詰責。上諭曰：「郎卡狼子野心，即使詰責伏罪，豈肯永守約束？諸土司援兵既集，能協力剿除，分據其地，轉可相安；若諸部不能並力剿除，而郎卡怙惡不悛，亦非開泰、岳鍾琪四川綠營兵能任其事，應臨時奏請進止。」二十八年六月，開泰奏九土司大舉擊破金川。上聞郎卡使人詣成都，開泰許進謁，撫慰之，而陰令九土司進兵，諭曰：「郎卡於綽斯甲布等屢肆欺凌，眾土司合力報復。開泰既聞其事，惟應明白宣示，諭令悉銳往攻；而於郎卡來人嚴為拒絕，且諭以爾結怨鄰境，誰肯甘心？斷不能曲為庇護。如此，則郎卡既不敢逞強，綽斯甲布等亦可洩忿。乃既用譎以籠絡郎卡，又隱為各土司援助，郎卡素狡黠，豈能掩其耳目？殊非駕馭邊夷之道。」命奪官，以頭等侍衛赴伊犁辦事。尋卒。

阿爾泰

阿爾泰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雍正間，以副榜貢生授宗人府筆帖式。乾隆中，屢遷至山東巡撫。以山東產山綢，疏請令民間就山坡隙地廣植柞櫪，免其昇科。歲大水，阿爾泰先後濬兗州、沂州支渠三十有九，曹州、單縣順堤河二百餘裡；培南旺、蜀山湖民埝；導章丘珍珠、麻塘二泉，新城五龍河溉民田；並及高苑、博興、惠民諸縣近水地，皆令蓺稻。築洸河堤至於馬場湖，以衛濟寧州城，析白馬湖引入獨山湖以疏泗水，開汶上稻田數百頃。濟東諸州縣瀕徒駭、馬頰兩河，支流相貫注，及哨馬營、四女寺支河，皆次第疏治。濬衛河自德州至於館陶凡三百餘裡。洩壽張積水自沙、趙二河入運，洩東

平積水入會泉、大清諸河，洩濟南、東昌諸州縣積水。開支河三十餘，循官道為壕，引水自壕入支河，自支河入徒駭、大清諸河。漳、汶合流，開引河，增子埝，以防盛漲。阿爾泰撫山東七年，治水利有績，擢四川總督，加太子太保。

阿爾泰至四川，議平治道路：陸道北訖廣元，西達松潘，東抵夔州，護其傾欹，補其缺落，兼葺大渡河瀘定橋；水道自萬縣入湖廣境，鑿治險灘凡一百有奇。議以牧廠餘地招佃為田。議置義倉，捐穀千餘石以倡。議開南川金佛山磺礦。議築都江大堰。議松潘、雜穀、打箭爐三廳置倉儲麥稞，備邊儲。上皆從其請。

初，徵金川，以頭人郎卡出降，罷兵。三十一年，復為亂，掠丹壩、巴旺。阿爾泰策以番攻番，令旁近綽斯甲布諸土司攻之。秋出行邊，至雜穀腦。郎卡使請還所侵丹壩碉卡。復與提督董天弼進至康巴達，郎卡出謁，阿爾泰許如所請，並畀以新印。疏聞，上戒毋遷就苟安。三十五年，小金川頭人僧格桑掠鄂克什，阿爾泰赴達木巴宗，僧格桑出謁，還侵地。尋授武英殿大學士，仍領總督。三十六年，召還京，入閣治事。既，復令出領總督。金川頭人索諾木攻革布什咱，僧格桑亦圍達木巴宗，侵明正土司。阿爾泰疏言：「兩金川相比，如議出師，需兵既多，糜餉亦鉅。茲令董天弼臨之以兵，仍使游擊宋元俊宣諭索諾木。」上責阿爾泰議非是，決策用兵，令定邊右副將軍溫福視師，佐以侍郎桂林，諭斥阿爾泰掩飾偷安，奪大學士、總督，留軍治餉，以桂林代為總督。師克約咱，上以阿爾泰鑄大砲利軍行，予散秩大臣銜。

三十七年，與總兵宋元俊劾桂林覆軍諱敗，上為罷桂林，即命阿爾泰攝總督。俄移督湖廣。阿爾泰疏言：「各路轉餉，當招商承運。西路去內地近，南路山險途長，商不肯應募，當增運值。火藥已運罄，當令雲南、陝西協助。」上謂：「阿爾泰專領轉餉，何不早籌畫？今福隆安、阿桂皆至南路，始以一奏塞責。」命毋往湖廣，仍以散秩大臣留軍督餉。未幾，阿桂疏言軍至卡丫，無五日之糧；又言綽斯甲布轉餉將一月猶未至。阿爾泰亦自陳請奪職從軍。上責其倚老負恩，始終不肯以國事為念，命逮問。

阿爾泰初至四川，上以天壇立燈竿，下四川求楠木。阿爾泰附運木材以進，言出養廉採獻。既乃私語人，謂他日且以此負累。語聞上，上心慊之。至是，詔罪狀阿爾泰，猶及此事，斥為昧良飾詐。川東道托隆入見，發阿爾泰贓私，下繼任總督富勒渾嚴鞫。三十八年，獄具，擬斬，上命賜自盡。

桂林

桂林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鑲藍旗人，兩廣總督鶴年子。桂林自廩生入貲為工部主事。累遷山西按察使。乾隆三十六年三月，擢戶部侍郎、軍機處行走。九月，命佐定邊右副將軍溫福討金川。十一月，授四川總督。小金川頭人在卡外投文餽土宜，桂林卻不受，檄罪狀其酋僧格桑。旋督兵收約咱，進克其東山梁大小碉五、石卡二十餘。疏請添調黔、陝兵五千益師，上許益陝、甘兵三千。桂林旋督總兵宋元俊攻卡丫，進據噩爾多山梁。上嘉其措置合宜，手詔謂：「無意中用汝，竟能得力。亦賴在軍機處半年，日盼朕訓也。」

三十七年，克卡丫，复破克郭松、甲木、噶爾金。進克噶爾金後山梁，分兵攻東山梁，襲阿仰，自噩壟溝進取達烏圍。是時大金川酋索諾木攻陷革布什咱，屯兵其地。桂林議乘索諾木兵力未備、革布什咱人心未定，與元俊分兵五道並進，並約將軍溫福合擊，密令革布什咱降酋旺勒丹等約其戚加琿爾為內應，遂收革布什咱寨落七十餘裡。旋令元俊及守備陳定國率綽斯甲布土兵屯甲爾壟壩，進攻默資溝、吉地，斷其水道，進攻丹東。上獎桂林甚合機宜，促元俊乘勝深入取索諾木。

桂林遣裨將自東山梁噩壟溝越嶺進攻，別遣兵出間道，自札哇窠山梁縋崖設伏師。既度東山梁噩壟溝，札哇窠伏兵亦起，賊敗竄，克大碉一、石卡二十一。別遣參將常泰環攻黨哩，都司李天貴等攻沙沖，革布什咱頭人為內應，賊盡殲。黨哩、沙沖地並復。總兵英泰等復攻克達烏官寨。上嘉其功，賜御用玉韘。再進攻克格烏巴桑及那隆山嶺。元俊別攻克丹東及覺拉喇嘛寺，誅賊渠三百、番眾百三十餘。革布什咱地盡复，桂林檄定國將所調綽斯甲布兵駐界上聽調。上以革布什咱既复，正當乘勝進剿金川，攻其無備，責桂林失算。

桂林复督兵攻達烏東岸山梁，參將薛琮戰沒，琮驍將，深入糧盡。桂林既失期不會師，又不以時遣援，軍盡覆，疏請治罪，述戰狀不敢盡。元俊與散秩大臣阿爾泰劾其虛誑，並言桂林在卡丫建屋宇以居，迫屬僚供應，與副都統鐵保、提督汪騰龍等終日酣飲，諸將罕得見；密令騰龍畀總兵王萬邦白金五百，贖被掠官兵，希圖掩飾。上奪桂林職，命額駙、尚書、公福隆安馳往按治，尋奏所劾皆虛，惟官兵傷損不即察奏屬實；至贖被掠官兵，乃在軍戶部郎中汪承霈聞巴旺、布拉克底土兵歸失道，官兵告桂林，發白金五百交騰龍備賞，事為元俊構陷，請分別治罪。上以桂林在軍日親曲糵，止圖安逸，不能與士卒同甘苦，致北山梁傷損多兵，不得為無罪，命戍伊犁。三十八年七月，予三等侍衛銜，仍詣軍前督糧運。四十年，授頭等侍衛。尋授四川提督，遷兩廣總督。卒，加太子

太保銜，謚壯敏。

溫福

溫福，字履綏，費莫氏，滿洲鑲紅旗人，文華殿大學士溫達孫也。自繙譯舉人授兵部筆帖式。乾隆初，累遷戶部郎中。外擢湖南布政使，歷四年；移貴州布政使，亦四年。坐平遠民閧訟庭、按治草率，奪職，戍烏里雅蘇台。二十三年，起內閣侍讀學士。從定邊將軍兆惠討霍集占，戰葉爾羌，槍傷顴。擢內閣學士，遷倉場侍郎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外授福建巡撫，內遷吏部侍郎、軍機處行走，進理藩院尚書。

三十六年，師徵金川，授定邊右副將軍，以侍郎桂林佐之，共討賊。溫福自汶川出西路，桂林自打箭爐出南路。時小金川頭人澤旺子僧格桑割地乞援於大金川頭人索諾木，索諾木潛遣兵助之。上命先剿小金　　川，且勿聲大金川罪。溫福至打箭爐，分兵三道入：溫福出巴朗拉，提督董天弼自甲金達援達木巴宗，總督阿爾泰自約咱攻僧格桑。十一月，擢武英殿大學士。十二月，至巴朗拉，戰三晝夜，賊敗去。三十七年正月，取達木巴宗。進攻斯底葉安，而分軍出別斯滿、瑪爾瓦爾濟，兩路夾擊，進克資哩。再進克東瑪，再進克路頂宗及喀木色爾，取諸碉寨。再進得博爾根山梁，並攻克得瑪覺烏寨落，攻公雅山。十二月，授定邊將軍，以阿桂、豐升額副之。進克明郭宗，再進克底木達。底木達者，僧格桑父澤旺所居寨也。師至，俘澤旺，檻致京師，誅於市，而僧格桑奔大金川。溫福檄索諾木令縛獻僧格桑，不應。

上將進討大金川，溫福等疏言：「前此張廣泗徵金川，十路、七路分合不常，實祗有六路，皆以抵勒烏圍、噶爾依為主。一為卡撒正路，自美諾至噶爾依，約五程，為傅恆進兵路；一為丹壩，自維州橋經番地抵勒烏圍，約二十餘程，中有穆津岡天險，為岳鍾琪進兵路；一地名僧格桑，自美諾抵噶爾依，六七程，即總兵馬良柱所行路；一為革布什咱，一為馬爾邦，皆距噶爾依六七程，險狹難行；一為綽斯甲布寨至勒烏圍三程，至噶爾依亦三程，均隔大河，碉寨林立，難攻。此外又有俄坡一路，從綽斯甲布寨至勒烏圍，僅二程，路較平。今當由卡撒正路進兵，其俄坡一路，既有綽斯甲布土司原出兵復其侵地，可為犄角。其餘各路，分兵牽制，使不能兼顧。」於是溫福自功噶爾拉入，阿桂自當噶爾拉入，豐升額自綽斯甲布入。溫福性剛愎，不廣諮方略，惟襲訥親、張廣泗故事，以碉卡攻碉卡，修築千計。所將兵二萬餘，強半散在各碉卡。每逾數日當奏事，即督兵攻碉。士卒多傷亡，諮怨無鬥志。溫福日置酒高會，參贊伍岱歎曰：「焉有為帥若此而能制勝者？」因密疏聞上，溫福亦疏劾伍岱。上命豐升額及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按治。

溫福又言色布騰巴勒珠爾朋比傾陷，上為奪伍岱職，令色布騰巴勒珠爾逮詣熱河行在，獄成，戍伍岱伊犁。

三十八年春，溫福師至功噶爾拉，賊阻險，不得進，別取道攻昔嶺，駐軍木果木；令提督董天弼分軍屯底木達。木果木、底木達皆故小金川地，索諾木陰使小金川頭人煽諸降番使復叛。諸降番以師久頓不進，遂蜂起應之。先攻底木達，天弼死之，次劫糧台，潛襲木果木。溫福不嚴備山後要隘，賊突薄大營，奪砲局，斷汲道。時大營兵尚萬餘，運糧役數千，爭避入大營，溫福堅閉壘門不納，轟而潰，聲如壞堤，於是軍心益震。賊四面蹂入，溫福中槍死，各卡兵望風潰散。參贊海蘭察聞警赴援，殿餘兵自間道出。小金川地盡陷。上初聞溫福死，詔予一等伯爵，世襲罔替，祀昭忠祠。既，劉秉恬、海蘭察、富勒渾各疏言溫福僨事狀，命奪伯爵，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。四十一年，命並罷之。子勒保、永保，皆有傳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金川再亂，開泰、阿爾泰皆主以番攻番，遲回坐誤。桂林有宋元俊不能用，反齮齕之，擁兵不進。阿爾泰與元俊劾桂林，此其意以軍國為重，不屑屑阿貴近、疏卑遠，宜若可成功，乃坐蜚語敗。溫福銳進，似勝開泰輩，乃又剛愎，有董天弼不能用，予兵至少，令僻處軍後，卒致僨潰，徒以身殉，豈不惜哉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